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  
第五回 事難言馥馥回眸 疾可諱丹初設策

瑤叔領首而起，匆遽中捨近圖遠，由花廳而出，不期西風撲面，門外壁燈頓熄。丹初在前摸索，適與一人相撞。其人厲聲曰：「汝何人，幾折吾胸骨矣。」丹初知為利生，亟曰：「先生恕之。燈熄路生，不意衝撞。」利生訝曰：「丹翁邪？無怪及胸而止。然夜深入內何事者？」曰：「吾與宋君，往候小姐病耳。」利生似不聞，回身前趨，口中喃喃。置僕輩糊塗，啟後戶而不令人守，賊果竊入，則禍先及於君矣。言次近大廳側門，沉檀之氣撲鼻。燭光燦燦，一人持燈出照曰：「後門有人在，廳無他慮。」利生見為閩人，斥之曰：「醫不由正門來，明燭於是，奚為者？」曰：「奉太太命在此焚香，求小姐速愈，香燭未盡。」利生止之曰：「無多言，吾乃未知。」言已，取其燈，照藏米之室，是否上鎖。瑤叔不及待，趣丹初先行。利生遂踵於後，至則楊公負手，繞其圓桌，擱珊理難獨坐，巡行廊間，翹首待陳醫之至。顧三人偕行。利生歛已他去，丹初進叩靜嫻疾狀。楊公讓坐，答曰：「吾歸時，小女已不適，云患胃痛，繼而呻吟益劇，屢嘔無物。忽焉腹瀉，約□餘次。頃則額汗淋漓，其狀似厥。彼體弱，詎能支者。吁！醫生何未來？彼居吾家後，轉一灣即至，奈何遲延若是。」言已搔首勿已。實則楊升之去，距此不及半時。老人愛女切，不覺焦灼耳。敏甫於窗外應聲曰：「伯父勿憂，頃聞啟門聲，阿叔已往迎矣。」無何陳醫果至。幡然一老，形甫其號，名醫也。凡楊氏家人有病，咸請此老診治。楊公不及寒暄，命擱珊陪侍登樓，久之，形甫始下。楊公亟詢其若何，曰：「無礙。此悶痧也。天時蒸悶，陽明之氣不清。小姐平日素嗜甜膩，或果之不易消化者。氣化，失司，遂致是疾。然非有鬱勃難宣之隱，疾發無如是之劇。」言已，袖出極巨之目鏡，戴而就坐。瑤叔已磨墨劈箋而待。忽悟匆遽中，未加長衫，徐退於外。形甫書方已，下其鏡，謂楊公曰：「速進此方一劑，疾勢少減，明晨復診。然小姐嘔泄之後，元氣大傷，務使其心氣和平，不宜稍拂其意，則數劑可以霍然，君無憂也。」言已起辭。楊公躬送其行，令楊升購藥。既乃傳陸嫻，詰之曰：「吾今日出外，太太以少奶媿身期近，事煩勿違他顧，必有櫻小姐怒者，其實言毋隱。」陸嫻急白無之，謂不敢犯小姐顏。楊公曰：「若事太太久，吾詎勿知，特恐肥媿蠹婢，無意中偶拂其意耳。」陸曰：「小環勿慧，卻善事小姐。韓媽蠢蠢，例勿入小姐之室。」楊公止之曰：「知之，惟小姐今日奚作？閱書耶？看報耶？若必見之。」復顧丹初曰：「報紙議論激烈，小女子閱世未深，忱於國危種弱之言，不免憂憤於懷，遂致此疾，未可知也。」丹初對以庸或有之，擱珊起言曰：「否。吾歸時，報在廳事，遂送新婦觀，妹未過目。」楊公撚須曰：「此真索解無從矣。」陸嫻轟立於傍，忽有所觸，亟曰：「憶之、憶之，小姐午膳後，尚怡然似平日。惟風雨晦明之際，倚窗凝望，頗有不悅之色。因風勁，小環下簾，小姐目止之。太太催添衣，又蹙眉勿答。嗣為馥小姐婉勸，強加夾半背。既而倚榻合目，沉沉似睡，馥小姐陪坐其旁。後此吾理箱篋，遂未留意。」楊公不待其言畢，揮之退，連聲呼馥馥。乃應者聲出屏後，馥馥越趨而出。蛾黛不舒，眼皮微腫，無復曩時憨態。楊公命之坐，問曰：「汝姊妹跬步不離，靜嫻喜怒，惟汝知之最悉。證以醫生言，則汝姊今日，必有拂逆事，為下人所不知者？」馥馥搖首示無。叩以一日之起居，則為「吾二人梳盥已，仍在此間臨帖，姊欲賭背熟書，孰無脫訛，則得新繡之巾。嗣吾輸，巾為姊得，言笑滋歡。」語至此遽默。楊公固詰下，馥馥斜睇瑤叔，口中答曰：「午後不樂，誠如陸媽所言，特姊素多感，見夫蜂蝶誤投蛛網，下至螻蟻一命之微，莫不低眉而歎，茲特悶兩耳。姊嘗盼園工速竣，根香廬野梅盛放，可以消寒於中。吾知此意，寧有他哉。」馥言若是，實則撫心自問：事由穎哥，咎則在吾。吾欲慰姊，遂問阿壽，孰料其狐假虎畏，與福生爭囁者，蠢彼韓媽，喧傳廚下。小環多口，言於姊姊之前。脫為伯母所聞，或究矯傳此語者。吾雖止小環，而姊姊變色，並夜膳勿進。此中委曲，寧能告伯父耶？思至此，見楊公無語，托故而起。臨行，復顧瑤叔，瑤叔急低其首。此兩顧問，人皆木然無睹。此會心不遠，厥惟丹初一人。楊公以難究主因，形殊焦灼。方欲進言慰藉，擱珊不能復耐，即謂乃父曰：「此醫生嚮言，阿父窮究何為？」利生續曰：「此等病，脫在吾鄉，只須清水半碗，碎礬一撮，飲而愈矣。」楊公拂然曰：「胡說。形甫脈理精深，吾所深悉，安有嚮言。矧人體強弱不同，烏可概論。爾等既不樂聞，請歸安置，無庸預吾事也。」丹初以主人之怒，非已莫解，乃進謂楊公曰：「日來時症甚多。陳翁名醫，出診無虛日。矧暮年深夜，精力庸有未逮，至於明醫治痧，敝邑亦有此方，取其升清降濁也。惟女公子嬌弱，所患又不僅痧症，非醫藥清理，耽延時日耳。」回顧利生，已怏怏退。聞時鐘鳴三下，陸媽下樓，傳夫人語，謂小姐進藥後，腹痛較減，泄瀉亦稀，疾已無礙，請老爺歸寢。楊公領首欲起，瑤叔就其案，取紙燃點燈。楊公訝曰：「穎兒失容矣。陳醫在時，曷勿附診。」瑤叔微笑曰：「吾病酒，非病也靜嫻之疾。」忽忽一周，夫人以新婦將媿，事乃蝟集，調護愛女之職，楊公一身任之。凡靜嫻平日所嗜，及夫書籍玩好諸品，莫不羅致，以悅其意。因據形甫言，病中忌閱細字，而樓居寂寞。靜嫻一日廢書，輒索然不樂。丹初聞之，出其珍藏古今人所著傳奇曲譜，如千金記、長生殿、鐵冠圖，及各種雜劇，或有關歷史興亡，或於忠孝義烈，有所懲勸者，匯呈楊公，閱選而進之，靜嫻目所未見，又愛其詞句雅馴，擁衾憑几，時手一編，即馥馥襄助夫人，有時或不在座。一小環焚香煮茗，伺應於旁，亦不因岑寂而寡歡，於是形甫之方，口進有功，乃父憂懷始釋，稍稍出而見客云。惟瑤叔以驚憂所中，悵然亦病。特其諱莫如深，有言其病者，怒形於色。且戒福生，不得傳於上房。然飲食銳減，形神困瘁，日間勉力上課，晚歸獨居深念。有流露於不自覺者，丹初知之，勸其乞假休養。瑤叔歎曰：「年伯以愛女病，憂勞交集，寧忍以吾事，縈其念慮耶？」丹初慰之曰：「此無傷，今有一策，爾我交相為益。須知園工將畢，匾對桌椅等具，亦已先事籌備。惟屏簾陳設，書畫掛件諸端，或取古樸而不流於粗，或取精雅而不傷於巧，咸宜與屋制相稱，庶不貽識者譏。而主人惡煩瑣，以博古廚書箱鏡鑰弄吾，一切惟吾配置，不復顧問，特一人精力有限，不免顧此失彼。屈指可以商略者，厥惟足下。在君身心有托，即在假中，不致閒居多感。且起居於林泉花竹之間，足以悅目賞心。而得氣既清，祛疾自易，勝藥石多矣。果如是，則乞假一節，非病可知。」瑤叔沉吟曰：「從緩可乎？」曰：「君不聞夫人悅慶，在□一月初耶。矧少夫人產期非遠，逆料必有慶宴，部署寧能再緩？」瑤叔允之，以疾愈為限。自翌日起，瑤叔遂為丹初參贊。然據管園人言，二人商略之餘，輒居靜室中，無端歌哭，詎於先生素有痼疾，至此復發，傳染於穎少爺乎。利生一聞始語，欣喜莫可名狀。默念矮子平日，無隙可攻，今乃得此機會，試思病至傳染，老人寧能復留。小宋朋比，亦在驅逐之列矣。密令所挈小廝，莫姓名度者，日伺園中。丹初有所舉動，即令歸報，不吝重賞。一日莫度跳躍來，笑謂主人曰：「矮子誠瘋矣。今日所睹，較往時更奇。吾試演與主人觀之。」遂拈紙煤在手，身盤旋而口啞，復作拭目揮涕諸醜態。黃髮四披，而補綴之短袴，袴褶因之綻裂而露其臀。忽有大笑聲，莫度遽止。利生問何人，楊升含笑入。為主人取煙，蓋在門外窺之久矣。